

烂袖子

迂夫子

有官人性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发誓曰：“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贿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为解曰：“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辄纳之。《雪涛小说》

读古文，品今事，意味深长。

其一，官员性贪示廉。明明生性贪婪，却偏要以廉洁奉公示人，实在是沽名钓誉。但转念细想，哪一个贪官未落马时不是坐在明镜高悬的大匾下，衣冠楚楚、装模作样。近年多有新闻报道，贪官落马的前一天，还在反腐倡廉的大会上慷慨陈词，一副清廉如水的样子，结果第二天就“浊”了，被立案甚或身陷囹圄，实在是莫大的讽刺。由此可见清正廉洁绝对是装不来的，如果你是贪得无厌的，无论怎么“示廉”，早晚都会穿帮。

其二，向神发誓。刚一上任竟然向神发誓，且言之凿凿颇有一心向廉、拒腐蚀永不沾的信心与决心。官员上任发个誓，倒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听其言观其行就是了。只是该向谁发誓似乎值得再商榷，官员最该向老百姓下保证的，向那虚无缥缈的神灵发誓又有何用？虽然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但是谁又见着神灵

了？那些作恶的人，从来不承担所谓神灵的惩罚和报应，所以发誓言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名义上向神发誓，其实是向人表白，“我是清的，我是廉的，我要是拿了银子就烂手”，诸如此类的誓言张口就来，都不用打草稿，反正古往今来没听说有哪个贪官是神灵揪出来的。

其三，左右巧妙解困局。官员禁不住百金诱惑，想受贿，却又担心誓言灵验，真烂了双手。亏的有一帮好“左右”，贴心献计：以袖代手，烂也不怕，反正烂的是袖子，既不痛也不痒。“左右”出谋划策，助官敛财，其实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上头有肉吃，下面就有汤喝，“同甘共肥”才是王道。据说当年寇准赴某任，属员听说寇青天要来，便纷纷打报告调到别处为官，更有甚者干脆弃官不做了。在清官手下很难喝汤的，因为寇准这样的官不吃“肥肉”。所以“左右”必须善于揣摩领导心意，及时贡献智谋，尤其要让上司“浊”一些，他们才可浑水摸鱼。“以金纳官人袖中”完美解决了困局，烂两只袖子而已，只要手保全，命就保全了，有命在才能长久为官，长久为官才能纳金。

荒诞的逻辑，令人捧腹之余，不免又让人心情分外沉

重。官员落马前贪污腐败大肆敛财，似此种“烂袖子”的又岂止一人？更有甚者，有贪官把“烂袖子”创造性地“发扬光大”为“烂妻儿”、“烂亲戚”、“烂朋友”。打开近年落马的贪官名录，便可列举一二。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妻女收受他人所送巨额财物；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公司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3558万余元；原南京市市长季建业1999至2012年间，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2万余元……妻子、女儿、儿子、“特定关系人”统统成了官员的“烂袖子”。贪官以为假手他人便可掩护并保全自己，岂不知，这样做不但没有保住自己，还把亲人朋友统统拉下了水，真是害己又害人。

奉劝有“烂袖子”思维的官员，千万不要以为不是自己亲手收银子，房产证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豪车所有人不是自己，诸如此类的“置身事外”就可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这些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烂袖子”，就有“烂妻儿”“烂亲戚”“烂朋友”，终会烂到自身，一发不可收拾。

在昆虫界，蝉大约应该是名士，其名气，芸芸众虫是否公认，不得而知。然而，在有些人眼里，蝉却声誉颇高，大名鼎鼎。尤其在自诩所谓雅洁高士及诗人骚客当中，蝉似乎成为一种象征，咏蝉诗文辈出，美之赞之，代代相继，被人捧得大红大紫。

蝉，的确很有名流范儿。仅从其称呼来看，就很一般：名蝉，字蜩，艺名知了。字、号如此齐全，恐怕在昆虫界绝无仅有，除名流之外的庶人，亦不可相比。蝉最大的本事，据鄙人了解，一是演说，二是歌唱。蝉似乎是天才的“演说家”和“歌唱家”，“天然发声器”与生俱来，能连续不断发出高亢清脆的声音，调门儿之高，难觅和音。

蝉的成长经历也非同凡响。幼时，蛰居树木或植物根下土壤里三载，吸食根的汁液为生。及至成虫，发生蜕变，掩藏本来面目，顺着树干拼命向上攀爬，而且对梧桐树情有独钟。没有被螳螂或黄雀盯上的幸运蝉，最终攀上高枝儿，开启“演说家”或“歌唱家”的生涯。

与其说古往今来的名流清客，不遗余力地捧蝉，倒不如说那是在变着法儿地捧自

另眼看蝉

张树民

己。晋代陆云认为蝉有六德：“夫头上有綷，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食，则其廉也；处不居巢，则其俭也；应候守时，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则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同时代的傅玄、萧统，分别在《蝉赋》《蝉赞》中大加赞美，“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兹虫清洁，惟露是餐”。唐代虞世南亦作《蝉》诗曰：“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相关蝉的诗文，自《诗经》始，历朝历代，经久未息。大抵颂扬其栖高餐风饮露、品性高洁，与世无争；也有抱不平之音，蝉虽品行脱俗，才华横溢，却无人欣赏，极力高调表现亦属徒劳。统而言之，人们无非以蝉自喻，抒展各自情怀，自捧的把戏而已。

倘若仔细考察一番，换个角度观之，便会有独特的发现：蝉并非“纯洁”“至德之虫”，誉隆而实难至。鄙人同高洁雅士唱此反调，并非眼红蝉的高洁而心生妒嫉，而是完全基于事实。

纵观蝉的短暂一生，只会做一件事：立于枝头或空谈或高吟。其他实事一概做不来。倘若把高耸的梧桐树比作大衙门，蝉便是其中的小官吏，而且毕其一生极力吟颂，终未得志。蝉恐怕会郁闷不解，抱怨世道不公，偏偏毫无自知之悟。说蝉“含气饮露”，那是讹传。其实，蝉以吸食植物的汁液为生，并非诗文中那般高洁。赞美蝉与世无争，亦不太客观，面对螳螂和黄雀的淫威，只有藏匿的份，猥猥琐琐不敢抗争，皆因太弱小没一点真本事，难言担当。

尤为致命的是，卖力演说或吟颂一生的蝉，发出的是何音？任谁一听便知，唱的全是空洞单调的高调！而且，永远仅是一种声音，还不是发乎于真情的心音，只由“天然发声器”鼓噪而出。在梧桐树上，倘若群蝉合唱，那种单一的高调便形成音网，那是一种可怕的笼罩，会让人窒息。

鲁迅先生说，“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对于唱高调，清醒者似乎越来越多。大家深知，高调唱得再高昂美妙，于社会毫无裨益，甚而成为有害的噪音，因为丧失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另眼看蝉，得出一个结论：空谈误事，唱高调误国。唱高调是蝉唯一的专长，即便头上的光环再多，名气再大，终归不是好虫。

警惕似蝉之类！

有梦，就有希望

汪金友

据《中国电视报》报道，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秋晚会，将在河南洛阳举办。主要内容分为《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和《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单看这三个题目，就把我们带入了美好的梦境之中。花好月圆之际，回想着乡关的甜蜜，遥想着家国的升腾，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一诗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中秋的梦，是美好的梦。据《杨太真外传》记载，八月十五夜，唐明皇梦游月宫，见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遂问：“此何曲也？”答曰：“霓裳羽衣也。”唐明皇暗暗记下其曲调。梦醒之后，传谕伶官，按照他的记忆，整理出《霓裳羽衣曲》。梦

中奇遇，竟能创作出那么美妙的乐曲，虽然是个传说，也让人心旷神怡。

当初的嫦娥，怀揣的也是一个幸福的梦。她和后羿，本来是一对恩爱夫妻，但阴差阳错，吃了成仙之药，遂长袖飘飘，奔月而去。从此，一个天上，一个人间，一个寂寞，一个孤独，再无幸福可言。有了伴侣，一个人的梦就变成了两个人的梦。只有比翼双飞，才会幸福美满。

还有传说中的那个吴刚，梦想着学成仙术，梦想着把嫦娥据为己有，不顾及道德和天条，最后被玉皇大帝罚到月亮上砍树。而广寒宫前那棵桂树，不仅高五百丈，而且甚是繁茂。每砍下一斧，被砍之处便立即愈合。可怜的吴刚，砍了几千年，也没砍下一个枝杈。梦想如果脱离了现实，也只能受到这样的惩罚。

那一年，也是这样一个月，也是这样一轮明月，时任密

州（今山东诸城）知州的苏东坡，想起了弟弟苏辙，想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遂在“欢饮达旦”之后，写下了一首千古佳作：“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他想到了“天上宫阙”，想到了“琼楼玉宇”，也欲“乘风归去”，但又害怕“高处不胜寒”。只得慨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活着，就得有追求，即便“不胜寒”，即便“古难全”，也得奋力抗争，迎接挑战。

世界的每一项进步，人生的每一次改变，都是从梦想开始。有一个民间故事，说唐代有一个姓周的年轻人，想用筷子和绳子做一副天梯，然后爬到月亮上去。世人都觉得他滑稽可笑。但细想，这不正是人类最早的登月之梦吗？一代又一代，总有人在做这样的梦。火车几时有？飞机几时有？电灯、电话、电视、电脑几时有？历史似乎也验证了这样一个规律，有梦，就有希望。

